



青春祭

这片土地上昔日的温情已被扫荡一尽，
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一定要付出人性和自然的代价吗？

张曼菱 著



中国知青文库
生命之歌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

青春祭

这片土地上昔日的温情已被扫荡一尽，
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一定要付出人性和自然的代价吗？

张曼菱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春祭/张曼菱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3.4

中国知青文库生命之歌

ISBN 978-7-307-10397-9

I. 青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17036 号

责任编辑:张福臣 责任校对:刘欣 版式设计:马佳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cbs22@whu.edu.cn 网址: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2.125 字数:274千字

版次: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0397-9 定价:25.00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编 委 会

主 任 张福臣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

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

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

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

谢春池

总 序

叶 辛

40 多年前，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“波澜壮阔”四个字，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，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，广播里这么说，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，千年大计，万年大计。

这一说法，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，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，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，讲起当年的话语，忆起当年的情形，唱起当年的歌，仍然会气氛热烈，情绪激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说“波澜壮阔”，还因为就是在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和召唤之下，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，上山下乡，奔赴农村，奔赴边疆，奔赴草原、渔村、山乡、海岛，在大山深处，在戈壁荒原，在兵团、北大荒和西双版纳，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、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。

讲完这一段话，我还要作一番解释。首先，我们习惯上讲，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有 1700 万，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。其实，1700 万这个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，应该没有错。但是这个统计，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。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，从 1955 年到 1966 年“文革”初始，十

多年的时间里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，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，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，宣传开去。而发展到“文革”期间，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。那个年头，毛主席的话，一句顶一万句；毛主席的指示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要“不过夜”。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，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。而在此之前，知识青年下乡去，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。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，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，刊名也是《下乡上山》。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，才逐渐规范成“上山下乡”的统一说法。

我还要说明的是，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，比较准确。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，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。回乡知青，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，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，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、城镇、公社的中学读书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，他们读到初中毕业，照样可以考高中；他们读到高中毕业，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，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，不会因为他们的毕业于区级中学、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交大、武大、南大。只要成绩好，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。但是在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的大形势之下，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，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。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，比较简单，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，回到父母身边去，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。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，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

通，只要对他们说，大学停办了，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，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，自食其力。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乡村里。他们的名字叫“回乡知青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。

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，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，迁出城市户口，注销粮油关系，而学校、政府、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“广阔天地”中去。离开城市去往乡村，要坐火车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，要坐轮船，像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的知青，有的往北去到“反修前哨”的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，有的往南到海南、西双版纳，路途相当遥远，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，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。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、寨子里去的知青，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，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。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，做出计划和安排，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，还是有其依据的。

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，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。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、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，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、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。

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，他们说：我们也是知青呀！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？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。于是乎，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，又有了新的版本，有的说是2000万，有的说是2400万，也有说3000万的。

看看，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，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，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、具体政策，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。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，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，诸如兵团知青、国营农场知青、插队知青、病退、顶替、老三届、工农兵大学生，等等等等，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，今天的年轻一代，已经看不甚明白了。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：凭啥你们

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“老三届”？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，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？喂，你们怎么那样笨，让你们下乡，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，还非要争着去，那是你们活该……

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，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，一时间都无从答起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“黄土地之歌”、“红土地之歌”和“黑土地之歌”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，理清脉络；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，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；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。

对于知青来说，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，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，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，从那一时期起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：知青。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。

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，转眼间，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。40多年啊，遗憾也好，感慨也罢，青春无悔也好，不堪回首也罢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
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，40多年里的某年、某月、某一天，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。

风雨如磐见真情，

岁月蹉跎志犹存。

正如出版者所言：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，虽谈不上“感天动地”，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。事是史之体，人是史之魂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不可遗忘，不可断裂，亟求正确定位，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，给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断痕五十年 1

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23

云——献给养育我的小城 71

星 137

生命 204

在山谷和原野 219

让心再跳一次——老知青重归德宏州散记 337

断痕五十年

——身为知青的纪念

一个词，往往显示出人类生活的分量。

“纪念”这个词，就是这样的。它可以单一地含着喜庆气，也可以含有太多的沉痛和难以言传的内容。

人类的踪迹，真是亦喜亦悲的。而人们认为值得纪念的，总是留下了现实的痕迹和某种文化的积淀的。

“国庆”刚过，这是个喜气纪念。纪念一个民族摆脱列强控制，统一了它古老的内陆国土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随着“年”的积累，新中国，犹如一颗种子在长大着旺盛着。而香港与澳门的回归，属庆中添庆。

那年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，也是“纪念”的一例。那真是鲜花织锦，烈火烹油般地轰动。万千的学子人才，在全球的每一方仰望着北大。总统级的致敬，直达校园。那种荣幸，几乎使我怀疑起回到母校的自己：是否会带着不诚的虚荣心？

而今，又轮到了我，和我的另一群同类们，迎接另

一种纪念。

这是一个没有被大声说出来的纪念——“纪念知青下乡五十周年”。在这个奔腾汹涌的时代大海里，这只是一条兼于明暗之间的，正在沉入底层的信息。知青们，没有北大的那些为光环所笼罩的大学校友们那般自豪、欢畅和张扬。作为一群普通人，作为人群中的普通一员，他们的纪念含了辛酸的笑，和一种为苦难所连接的情谊。这就像普通人过个生日，或是过个忌日一样。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”去寻找过路的酒家，与知音者同饮一杯。

这种纪念，含有难以言说的内容，和对已逝事物不能平静之意。在平静的时光流水下面，有人永远睁着那双不能忘却的眼睛。那里珍藏着光阴不能淡化的记忆。

在某个特定的圈子里，在某个下岗的家庭里，在某个带着边疆风味的小饭馆里，一群群人，穿着与言谈歌声都已不入时的人们，聚在一起。这时，酒菜和排场都无关紧要。他们聚在一起，只是为了共饮心中那一杯亦苦亦甜的烈酒。

无论你是否赶到集会场所，哪怕你是在他乡在异国，心的声音会通知你——举杯。这也许是一杯苦烈的酒，但它却是我们今生酿得最早和保存得最深的酒。纵然饮过了这世界上的名酿、醪酒和那美妙的梦幻之酒，但又怎么能够轻洒了这杯用青春的米谷酿就的苦寒烈酒呢？

从这杯中，品着岁月沧桑，品着各自大同小异的滋味。在这杯中，有着双面和多面的内容。曾经为了某一点的强调，知青的理论家们发生过争执与分歧。其实，说“无怨无悔”也好，“有怨有悔”也好，用什么词，都改变不了这段被注定的命运。如何梳理这段历史，

恐怕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完成的。

时到今日，让我们说：自己承受得怎么样？朋友，你们又是怎么过来的？

我不想详说，也不可详说，就冠以一个“纪念”之词，举起这只纪念之杯吧！虽然没有鲜花、彩旗和高声的喧腾，但这决不是一个空杯。杯中溢满了深浓的人生之酒。所谓纪念呢，就是一种品尝吧？

在“心”字头的纪念中，古人常用三炷香，今我欲斟四杯酒：

一杯酒：纪念生命的断痕——我们曾被迫赶出家园和校园，那是青春的流放。

二杯酒：纪念被创伤的青春——我们也曾拥有过美好甜蜜的并不亚于任何一代人的青春瑰宝。而且，青春时期的我们对知识对真理和爱情的追求，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加赤热、英勇和投入。那是一种在孤独和无助中的追求。

三杯酒：纪念生命与土地缝合——纪念土地上的人民温存的关爱。

四杯酒——纪念一个已与正常的时代生活隔膜的不幸的阴影永不复返。愿阳光普照中华。

那些被这道断痕留在死亡怀抱里的知青们，请沾一滴纪念的水酒吧。你们将永远年轻地活在黑暗中，成为一座年轻的受难者雕像。

蓦然回首，已五十年，一代被称为“知识青年”的人已经白首。回望那道黑色的断崖，像一把巨大的利刃，卡在我们刚刚长成的青绿水嫩的青春年纪中央，截断了正在进行中的校园生活，将我们完整的前途和未来，生生斩成两段。一夜之间，生活的流水被截断了，学生时代的一切努力、梦想都白费了。甚至，还来不及爱上一个什么人，

我们就被送到荒原去。那些为我们栽培的鲜花，来不及怒放就凋谢了。我一生注定前往的知识之路被封死了。

断痕五十年啊！后代的人们谁来替我们想一想，惜一惜？没有。后代们自顾而不暇，只是向着我们索取。让我们自惜吧。那时候，如鲜花割离花茎，如青穗被一刀剪下，如婴儿被摘离母乳，如鱼儿被逐出水层。离开了父母和校园的培育设计，也离开了大自然的设计，我们成了另一族人，另一种人。

记得当年的我们，曾戏称自己是“非洲人”，因为晒得黑黑，更因为，没有合法居住在城里的权利和与此而来的一切权利。我们是非法人种；是可以随便被拘押追捕的人；是被指定了生活地点，画地为牢的人。

身为“知青”的人，也像所有来世走过一遭的人一样，一生中，有许多日子会被记住——你调动进城工作的那一天；发工资的那一天；你考上大学的那一天；老婆生孩子的那一天等。我们也拥有过人们常在歌里唱的“金色的童年”，“金色的学生时代”以及那些粉红色的草绿色的淡黄色的日子。但“下乡的这一天”，是个唯“知青”才拥有的黑色的日子。从那一天起，你突然地离开了家。你失去了一切，你有生以来所得到和期盼的一切。从“祖国的花朵”、“人民的未来”，突然变成了受“再教育”的人。前途渺茫，连天伦都不能享有。爱情与知识、理想更如隔世。

1977年高考恢复，那时我在当工人。一位男友曾劝我不要上大学。他说：“你现在几岁了？你想没想过，你上完大学有几岁？”他说得对。叫我怎么安排岁月呢？生命无缘无故地短了一大截。我只能悲伤地准备着踏上这并不美妙的大学结局。只要是个知青，任何时

候，都会感到生命的这一段短缺。我们永远像一棵误了花期的植物，怎样补偿，都只能是“拆东墙补西墙”。每个人都有一面墙是缺失的。学历、知识、爱情、家庭、健康总有一样要出现黑洞。我们不必互比，我们应当互怜。

还记得，当我插队五年后，从乡下挤进回城的浪潮。城里正盛行着“家具风”。在哀鸿遍地的社会上，也有着“过日子”的人们。一些知青因此找到了“门路”。他们要谋生，要找出路，要求人找工作。于是，大量的受完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，有的是聪明才智、精力和优美的想象。他们告别了爱迪生和爱因斯坦，告别了贝多芬和达芬奇，用那本来应该拿试管，拿小提琴的手来为一种苟活的生存服务了。记得，当时知青中出了一批木匠高手，他们看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，就能把上面的家具给模仿下来。这是一些多么聪明好学的年轻人啊！

青春和理想的花朵，在回城后又一次地凋零了。家乡，也没有知青的出路。大学早已关闭，长满荒草。工厂里挤满了小弟弟和小妹妹们。有一首歌叫“流浪的人归来”，就唱出了当时回城知青无比惆怅的心情：“流浪的人归来/青春已过去/少年时代的朋友哪啦/如今在哪里？”

当年，高中毕业的我，就在一群居委会老太太那种半文盲式的领导之下，得到了一个勤杂工的工作。

有一年，我在电视台做知青片，打字小姐问我：“什么是知青？什么样的人才去当知青？”那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：你们是否做错了什么？幸运的小姐，还是媒体中人呢！“知青”对她，居然如今人谈古人。我的心不禁长吁。这就是今天，值得庆幸的今天。不信你去

问一个大学生：“本·拉登”和“知青”的由来？他肯定更知道前者。本来也应该是：关心今天比关心昨天更重要。关心自己的历史比关心别人的历史更重要。

“知青”是什么？这的确是难以对后代回答的问题。打字小姐的思路是正常和自然的。对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的正常人，都不可能接受这个词。上海一家国际影视公司曾将我的一部知青纪录片向东南亚介绍，东南亚的那家媒体问：“什么是知青？”这不像全球知道的犹太人问题，人们不知道，也就不感兴趣。于是，片子被拒。冷门，则意味着被忘却。

在此前也有过成批的知识人士被流放的事情——“右派”。但这有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。无论如何，作为每一个被流放者，被迫放弃原有的生活的人，他和她，总是被抓住了一些什么把柄。总是具备比一般普通的人突出的特点，有了自我选择，而被这场运动所选择。可“知青”，则是上至高三，下至初一，晴天霹雳，齐齐的一刀切，没有任何区分和罪名。断其一指，尚且痛楚。断其青春，痛楚一生。

只要举出一座桥的例子，就够了。对于南中国德宏的知青，怒江桥是一座伤心桥，断肠桥。怒江桥，是我们那道青春断痕的黑色纪念碑。有知青保存着那张通行证，这是德宏知青历史上的一绝。当年，没有它，我们就回不了城。哪怕是回家看一眼，也不行。要办这张证，多少知青付出了昂贵的代价，有的女生就为此失去童贞。

当年，我这样的出身于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孩子，为了一种情与理想混合的秘密，也有过扒车混过桥的经历。我扒的是一辆拉米的车，藏在米袋子中间。我的冒险有点受当年那些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电影的影响。当生命还是一块处女土，风吹过，所带来的每粒种

子都会发芽，每一滴雨点都会滋生热望，每一个静夜都在聆听知音，每一天早晨都会踏上不归路，每一个眼神都可能带来爱情，每一个脚步声都会带来心跳。每一个决定都可能重新开始，每一笔书信都会刷新人生，每一个失足都会坠落悬崖，每一次冒险都会被狂涛吞没。那一颗充满创意的灵魂却被禁锢在这山谷里，制造着无数的悲剧。

山谷里有一块叫做“小平原”的盆地，有一条名副其实的大盈江。对于我，小平原上，印满了青春追寻的足迹。大盈江水，运载过逃亡与幻灭的竹筏。那曾经是作为狂热反叛者的密谋，生存的密谋，感情的密谋，青春的密谋，和早年的欢乐，都埋葬在这山谷中了。

关于我的那段生活，都写进了最初的小说《云》、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和《星》里面了。只是当时不允许写知青越境当“缅共”的事情，于是我的男主人公就写成了泥石流下的牺牲者。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几乎原封未动地改编成了电影《青春祭》。导演张暖昕已经英年早逝。这时候再来出版这部小说，也是对她这位大姐级的导演一番怀念吧。

那一段被强加于苦难的青春，使得我在很长的人生里，对一切压迫一切强加于人的行为，深恶痛绝和极度敏感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即令是站在异国的华灯齐放的讲台上；身上披挂着什么美服，有一股寒风总在吹着我。无论我拥有了多少名和利，我好像总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的知青。即使我的作品传遍了很广大的范围，我仍是常常觉得，我是一个人站在荒野中呼号，终生都有独居茅屋的感觉。

断痕五十年，伤口如撒盐。阳光越照耀，春光越明媚，越疼。时代越光明，后代的人生越完整，越为自己痛心。有一位女友爱逛时装店，她每走进时装店的时候，一件件都让她艳羡，不断地问我：“你

说我穿这件好看不好看？”我说：“风格可以，但年龄不合。”她生气地说：“当然是指原来，年轻的时候了。谁说现在啊？”

早已为人之母的女知青们，普遍对已逝韶华表现出难分难舍的无奈。她们的穿着总是鲜艳。如此敏感如此不能认这本“年龄账”。就是这道断痕，吞没了我们那段青翠人生！在走向自己的人生迟暮时，知青，永远不能像他人那样安详。

心底永远埋藏着不甘。因不甘而聚集，因不甘而歌唱。这就是知青。

听见一个后代说：“那些土知青！”为这句话，可能应该高兴。一当年男友对我说：“我们的后代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人。”

一位后代说，她“爱听知青的故事”，其实她爱听的是知青的趣事和恋爱事。逸事往往含有更多的真情和历史。时到如今，知青们还是只有逸事，而没有一部真正的历史。

如今的孩子们正忙着直奔前方。他们想听的是那些如何进取，如何开创，如何闯世界，上大学，下海，出洋的探险的以至宇宙的故事。正如蓬勃向上的人类，不想常听毒气室的故事，只有在战争纪念日例外。

小侄对我说：“我不听我不听，你们的那种事情，今天又不会发生。是哪个时代的人了？来教训我？那种事，我们又碰不见。”

“为什么你们当时不跑掉？要是我，就跳车！”酷爱足球的大侄说。

我有时想，这一代人的生命，是不是已失去了作为前辈表率的意义？很多知青的子女都不听父母的话，很蔑视。知青，一个对接不到前进的时代上去的悲剧。不是早晨的故事也不是黎明的故事，而是长